

年

卷

期

2

5

第

第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 蕭湘連漪

第二卷 第五期



蕭湘連漪社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本社緊要啟事

本刊第二卷前六期承社友及各方努力幫忙，所以能夠按期出版，讀者也逐期增加。自第七期起，內容更求充實，形式更求美觀，約請海內名家長期撰稿，並將第七期作爲革新特大號，比平常分量多出一倍以上。自八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舉行特價三個月，優待直接定戶，一律照價七折，愛讀諸君，請速賜定是幸。

# 瀟湘漣漪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高爾基(插圖)

金未伯集序

女囚(三二)

晚霞

振兒

正定娘子關之遊

樹

在俄羅斯誰是快樂和自由的？

孫伏園(四)

芳蘭(八)

堵述初(一八)

敏敏(二五)

席徵庸(三三)

劉松濤(四〇)

(四四)

俄國納克刺梭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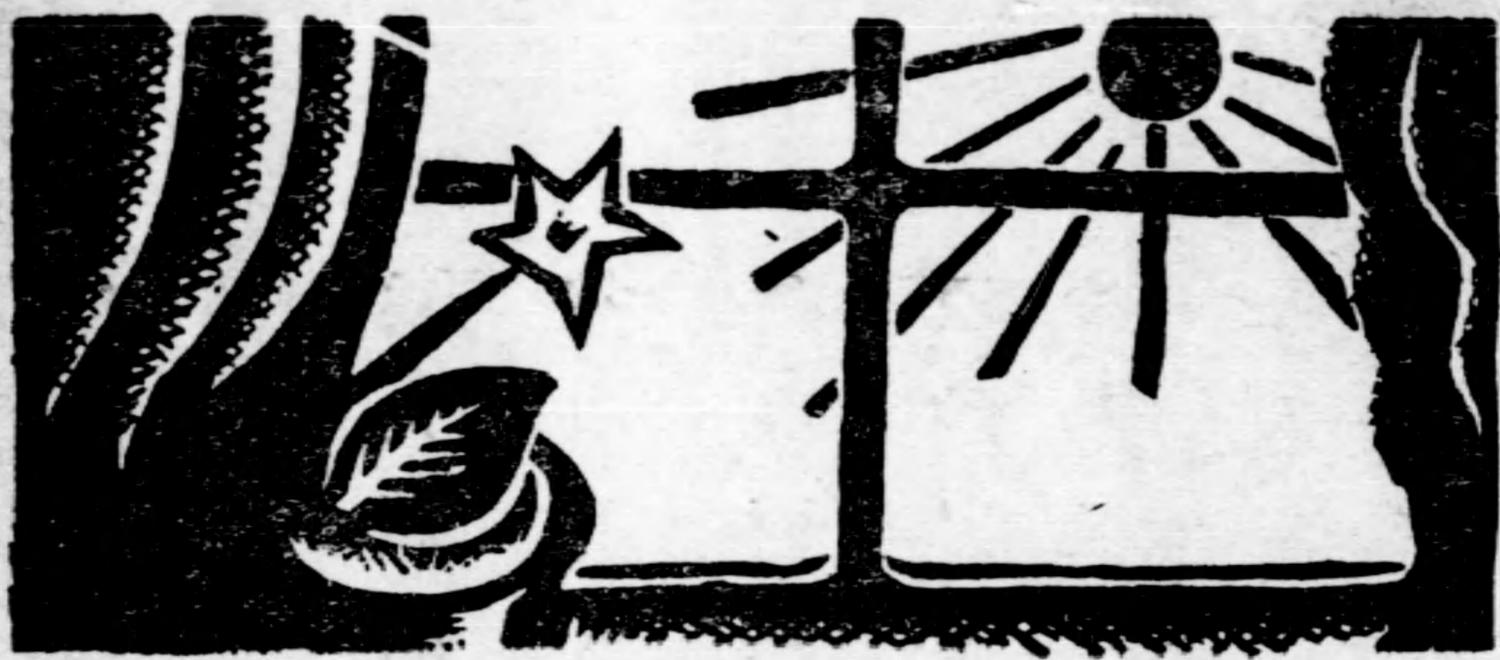
廖衡勝譯



基爾高 · 辛克馬

爲人類的運命，大眾的運命，被壓迫被  
榨取的人們的運命而痛心——這件事，是  
從高爾基的處女作起貫澈其創作全體的  
原動力。

——吉爾波丁——



# 金未伯集序

孫伏園

陳大令氣喘吁吁的回家，走進自己的書房，拉開平日坐着習字寫信的那一把籐椅，故意遠離一點他的書案似的，拿起一隻水烟袋來便坐下了。他平常不大喜歡吸煙捲，覺得這東西最易叫人「上火」；友朋間用這東西敬客，他自然不好意思拒絕，至於居家，尤其是心中有事的時候，則以為吸水煙最相宜。他一邊括火柴，燃紙煤，吸著水煙；一邊雙眼有意無意的瞪著牆上的一副對聯：「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

「這種事情確沒有經過，可是難也真難。」他心裏想。

陳大令在清朝末年曾以「能員」受上峰知遇，所以至今無論當面或背後，仍常有人叫他陳大令，不大提起他的名號。只是辛亥「鼎革」以

後二十餘年來，雖然間或得到一點差事，賦閒的時候總是很多，心中懷着滿腔的不得意。這回應二爺讓他辦理刊行「金未伯集」的事，在他本來當作一件平常差事幹的，既不圖名，也不爲利，至多辦理完成以後，應二爺感激之餘，說不定給他介紹一件名利雙收的差事。

這應二爺是金未伯的老友，富有資財，也有社會地位，常想着做一件名山之業。他自己既沒有甚麼著作可以行世，那麼替已故老友金未伯先生刻一部集子，在他確是再相宜也沒有的了。只是陳大令卻連金未伯三個字也不大熟悉，金未伯到底有多少文字可以收進集子裏他更茫然。轉了幾個月灣子，纔找到金未伯的另一老友黃教授，他不但知道金未伯先生生前曾於何年何月發表何種著作，現在何處可以找到，就連未曾發表的，原稿現存何處，他也大概知道。他是一位博通今古的學者，生平無嗜好，學問便是他的嗜好。他連家庭生活也幾乎沒有，除了子女的教育和職業，大體上有所主張以外，他自己便寄居在一個學術機關裏，過他的學術生活，很難得回到家裏去，和黃夫人見一回面。

陳大令萬幸找到了這位黃教授，總算打破了第一個難關。

「金未伯集」的式樣這才決定了。章太炎先生的「章氏叢書」和「續編」是木刻的，王靜菴先生的「王忠愍公遺書」是排印兼石印的，黃教授決定「金未伯集」用後一種式樣。至於材料，有的宜購買，有的可索取，有的必須借鈔，也都由黃教授指點陳大令一一辦理了。有的連借鈔也困難的，碰巧黃教授愛藏孤本書，居然在黃教授的書架上找到。

金未伯先生的生活是相當複雜的；他不是單純的學者，有時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有時是學者，政客，文人的混合體。這種因情感而常變的生活，甲時期和乙時期矛盾，乙時期又和丙時期衝突，在本人生前也許引起許多不諒解的批評，在文集上遺留給後人的卻只是富麗和斑駁，足以增加學人的愛好。黃教授對「金未伯集」和對亡友金未伯先生個人，這種旁採博訪唯恐失漏的方法是妥當的，而在淺見的親屬和偏狹的門徒卻有了所謂「先生的晚節問題」：於是某篇宜刪，某篇可改，某篇沒有存留的必要，議論叢起了。

陳大令奔走各方，說到唇焦舌敝，纔算打破了第二難關。

「金未伯集」大致就緒，題簽當然應二爺是推不掉的，序文黃教授應當有一篇，還有一篇依黃教授的意思最好是請周先生作。周先生是當今元老，學界重鎮，許多書籍都以求得周公一序爲榮。而在「金未伯集」尤爲適當，因爲金先生的老友多已作古，僅存的若干位每以金先生生活的變動而影響到友誼，只有周先生當初和金先生同爲革命黨，金先生去世以前尙和周先生共事，所以周先生爲之料理身後，是唯一諒解金先生的人。黃教授函請作序以後，周先生也覆函答應了。於是陳大令把這一切報告應二爺。應二爺聽了不消說是欣然色喜。

這是半月以前的事。不料半月來問題又嚴重化了。這便是陳大令今天吸着水烟，默對「事非經過不知難」出神的原因。

陳大令今天先晤見應二爺，應二爺對他說最近晉京去來。京中友人聞「金未伯集」將次刊成，

自然欣慰。只有一位魏博生，卻於欣慰之餘，對周先生作序表示不滿。應二爺熱心作名山之業，本來希望面面俱到，不料最近魏先生因向周先生有所求而未遂，不免怨望，萬一「金未伯集」出世竟得罪了魏先生，在應二爺豈非很覺不值。陳大令得到消息以後，即刻去和黃教授商量，黃教授態度十分堅決，以為如果周先生的序文被拒，那麼他自己的一篇序文也只好抽去，同時兩篇序文必將在他處發表，並說明所以被拒的原因。於是陳大令使盡前清能員應付事情的一切本領，先求黃教授，再求應二爺，向雙方說定：周先生序文如果寄到，一準照刊；萬一不寄到，暫不用函電催促。陳大令這才回到家中吸水烟。

陳太太知道丈夫心中有事，不敢到書房來和他攀談，只是偷偷的看着他一個一個的換紙煤。她對小孩們擺手，叫他們不要做聲，她知道陳大令心中有事的時候是常常會遷怒的。正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陳太太忽然聽見外面門環子響，有人問「陳先生在家嗎？」陳太太出去一看，是常替黃教授送信來的校役，便答應他「在家」。校役招呼一下陳太太以後，說「黃先生要回片，因為裏面是要緊公事。」陳太太這才敢到書房裏將黃教授的來信交給陳大令，陳大令一邊取一張名片給太太，一邊拆看來信，誰知原來就是周先生的「金未伯集序」，黃教授只在邊上用紅墨水寫一行字道「周先生序文已到，請照原議付刊。」

陳大令嘆一口氣，心想大概不會再有第四個難關了罷。



# 女囚

(三)

芳蘭

楨還是伏在孩子身上哭。

在旁邊勸慰的Y，再也制止不住了，眼眶裏的眼淚，像開了閘的河，直向外面湧流，她差不多哭出聲來。B呆站在那裏，眼睛紅得怕人，下脣緊緊咬着，胸膛起伏得特別利害，有時還偷偷的用手絹揩拭眼淚。

圍着看熱鬧的看守兵的猙獰面上，也有些同情之色的流露，內中還有幾個人發出輕微的嘆息。大家都靜悄悄地，這時候只有哭泣和嘆息的聲音。

楨好像不曉得孩子已經死了，她在那個閉着眼熟睡的蒼白而浮現一點苦笑的臉上連連親吻，手

不停地撫摩孩子週身，她把孩子挪了一下位置，口裏喃喃地說：「兒呀！老是仰着睡，背一定痛的，媽給你翻個身，寶寶，你怎麼不叫媽媽？喲！睡得真好。」她的手重又摩到孩子的臉上，放在鼻子同嘴唇前，許久許久，她像意識到什麼，猛力把孩子搖撼幾下，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像發狂的瘋人，突然從地上爬起，向圍着看熱鬧的那些看守兵衝去，同時握緊了拳頭，對他們亂打，口裏在哭喊：「我的兒沒有氣了，死了，天！……我要打死你們，惡獸，你們真是吃人的惡獸！」

Y和B用力拉着她，但怎麼也拉不住。

看守兵都怒吼起來了，大家說：「打，打，打女×××。」又一個粗暴的聲音：「媽的，真是×××，真是洪水猛獸，母的都這麼利害，拋出去槍斃。」接着就有許多聲音：「槍斃……」「打……」「……」「拋出去……！」秩序亂了，有幾個兵，差不多要揪住植的頭髮開始打了。

吼聲，罵聲，哭聲，脚步雜沓聲亂做一團。

好像是長官的命令，嚴肅而又粗壯：「不許亂動！你們願意坐禁閉室，還是願意槍斃？趕快歸隊去。」

看守兵沒精打彩地走了，但是誰都怒容滿面。

嘈雜的聲音漸次平靜下來，只有被Y和B拉住的植還是不要命的向左右亂打亂躡。那個長官看了躺在地下的死孩子一眼，又把視線移到瘋子似的植的身上。他搖了兩下頭，好像是同情，又好像怪她鬧得太不成體統。

「王得勝！把這個死孩子搬走」。他大聲叫。

「是，」王得勝站得筆直地敬禮，然後回過身彎下腰來搬孩子。

楨聽見要搬走她的愛兒，她立即收回正在亂打的兩隻手，掙脫了Y和B的羈絆，紐轉身，向前跑了兩步，從地下抱起孩子來，用死勁緊緊抱住那個久已冰冷僵硬的屍體。她不哭，只睜大了兩眼，目不轉睛地望着沒有氣息的口鼻和不起伏的胸膛。她把頭伏下去同孩子親吻，臉貼臉地，手在屍體上輕輕拍着，口裏還唱着催眠的歌曲。

王得勝看見這種淒慘情形，也不自覺的停止了他的舉動。但馬上想起「搬走死屍」的命令，他又像猛獸樣向楨撲過去，搶奪楨懷裏的死孩子。

楨一面打，一面哭罵：「你們這些吃入的魔鬼，搶我的孩子做什麼？我和我的兒是不能分開的，誰敢把我的寶寶抱走，我就同誰拚命，你們來……」她的眼裏露出兩道凶光，把孩子抱得更緊些。

兩個人在一塊扭打。Y扶住搖搖欲倒的楨，同時對那個兵說：「你不要和她搶了，她受了過分的刺激，如果再這麼繼續下去，會把她逼成神經病或逼死的，順她一點，我們慢慢地勸她。」

B幫着楨搶孩子，她憤恨得喘不過氣來。抬頭看見那個發命令的長官正在注視這扭在一團的四個人，她很命地瞪了他一眼，並且對他怒吼：「制止你的兵搶孩子！知道嗎？逼死了犯人，也要受法律裁制的。你們這一夥既有人的外表，爲什麼沒有人性，沒有同情？你們也有父、母、妻、

子、呀！想想看：假如自己的妻子是這樣遭遇，不，死的是你的孩子。快叫住你的走狗，快！」長官聽了這些話，只還了B一個恨恨的注視。

「王得勝！不要搶孩……」長官的一句話不會說完，就聽見「撲通」一聲，同時還雜着尖銳的驚呼。

楨暈死了，她同孩子都倒在地。

兵帶着驚惶的神情站在一旁，那個長官還是鎮靜地扳着面孔。

他吩咐另一個看守兵去取冷水，又提高嗓子：「王得勝，你快把這個女囚扶起來靠着牆坐！」

Y癡癡的望着他指手畫腳下命令。B已經彎了腰在數楨的脈搏和呼吸，她聽了那個長官說的話，馬上氣憤地說：「用不着你操心，我們有藥，有救活她的方法，只是請求你開恩，接受我們一點要求；再不要向沒有武力的弱者示威。」她不等他的答覆，回過頭對Y喊：「不要發呆了，救人要緊，快些把藥箱裏的亞化香酒，棉花拿給我。」B重復蹲下去，抱開楨懷裏的死孩子，又用自己的和Y的大衣墊在下面，楨就這樣頭低身高的直挺挺躺着。她面色蒼白得怕人，只胸膛還有一點微弱的跳動。

作夢似的，神情昏沉的Y，被B的喊聲驚醒了，匆匆忙忙在藥箱裏拿了一瓶藥和一块棉花，並且拔開瓶塞，倒了許多藥在棉花上，然後把那塊浸滿了藥水的棉花放在楨的鼻部。

「Y！再倒些刺激呼吸的藥在棉花上。」B焦急的喊。她又仔細看了看楨的全身，伏在胸部聽了

許久，摸了一回脈搏，纔吐出幾個字：「白蘭地，Y！」

Y倒了半小杯白蘭地酒，在看守兵那裏要了些開水送過來。

B縐着兩道眉，手不停的搔自己頭髮，也不停的數槓的脈搏。Y斜坐在對面，噙滿了熱淚的眼，望着死人樣的槓出神。

她們都靜靜的坐着。

那個一直站在旁邊的長官，看見槓還沒有蘇醒過來，也有點發急，他吐出粗壯的聲音問B：「怎麼樣？要不要請醫官？」

「脈搏已經有力了，大概不致有生命的危險，十幾分鐘後，總可以醒過來。」她繼續對他講：「趕快叫人把那個死孩子搬走，如果還放在這裏，她醒了又會引起傷心的。」視線從那個長官身上轉到疲憊無力的Y的身上了。「Y姊，你太累了，從車上下來，簡直沒有休息，你明天還要上班，我想你應該先回去。這裏有一個人就行。」B說完了，又自言自語：「我很想照料槓一晚，不知他們肯通融不？」

「不行，還是在這裏好，你明天也要工作……。」沒有等Y的話講完，B便眉毛一揚，氣憤的搶着說：「回去呀，你今天好好休息了，明天可以進行營救的事。因為槓的朋友你多半認識，難道兩個人都留在這裏不成？到底怎樣？不要猶疑不決。」

Y無可奈何的點了兩下頭，只好從地上站起來。

那個長官背了手在甬道裏徘徊，忽然看見Y在整理藥箱，像要走的樣子。他立刻過去問：「你們就走嗎？人還沒醒呢。」

「我走，但是還有一位在這裏。」Y一面和他說話，一面從藥箱裏拿了兩樣藥遞給B。她在臨走前還俯下身摸了楨的脈搏，仔細看了一眼。楨現在面色比較紅潤了，雖然沒有完全醒轉過來，但脈搏的跳動已經很規則，有力。就是呼吸，也不像從前那麼細弱，眼皮同嘴唇，都在微微顫動，這使得Y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

Y剛剛走出獄門，恰好一陣刺骨的冷風吹來，她立即打了一個寒顫，她纔意識到自己的大衣給楨作了墊被，現在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袍。

天，黑暗下來，夜幕展開了，甬路裏，比外面更黑些。遙遠處的「打滴，打大，滴打大」的號聲，一陣陣送進來，B聽了從心底裏湧出無限淒涼！她靠坐在楨的身傍，這時候，人都散了，只有那個長官還在來回的走。西頭是掛了鐵鎖的龐大的牢門，牢裏擠滿了瘦黃如鬼的囚徒，B看了看牢門，又看了看楨，她想；不幸的楨，一會兒，醒過來以後，就要進入這個鬼門關了；自由，青春，一切……都要葬送了，葬送在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裏。想到這裏，不禁爲楨嘆了一口長氣。楨的身世，自己是曉得的，雖然別後幾年的生活不很詳知，但從友人方面得來的消息；她確是反帝反惡勢力的勇士，她永遠站在大多數勞苦羣衆的戰線上，她的丈夫偉華，也是爲了創造新時代纔慘遭殺身之禍的。這畸形的世界，簡直不能理解，愈是橫暴的惡魔，吮吸弱者膏血的，他們愈有保

障，不工作竟能擁有巨資，安安逸逸的享受姣妻美妾的荒淫無度的時日。勞苦大眾，忍着飢餓寒冷在操作，還要不斷地被鞭撻，殘殺。爲了改善受苦大眾的生活而鬪爭的戰士，他們不特沒有保障，更隨時隨地有殺戮，監禁的危險。啊！地獄，簡直是地獄！她想到憤怒處，恨恨的望着那牢門，望着那個正在徘徊的長官，望着神智昏迷的楨。楨的頭在動，閉着的眼皮要打開了，她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消滅了剛才的憤恨之色。

外面一陣脚步聲，越走越近。

吃過晚飯回來接班的看守兵都踴進來了。內中一個勤務兵對在這裏的官長敬禮：「報告連長，劉主任請您去」。就在這個時候楨悠悠地醒轉來。

她一睜眼，便有氣無力的用手到處抓摩，眼裏閃射着憂慮，尋求，希望的光，不斷的向四週巡視。她沒有力氣號哭，只斷斷續續的細聲泣訴：「幹兒！你在那裏呀！我記得很……清楚，是睡在媽媽的懷……懷裏的。天！一定是那些萬惡的強盜搶走了，兒……」她掙扎着要坐起來。

「楨！安靜些，用你的理智。」B一面按住她不讓起來，一面柔和地說。

「我怎麼能夠安靜呢？我沒有理智了，我的乖乖纔是我的理智。幹兒呀！你在那裏？媽媽只有你！你是媽媽的命。」

看守兵又圍攏來了，他們口發出輕侮的哨子。還雜着許多惡聲：「嘿！這個女人真能鬧，媽的，打她幾百屁股，看還鬧不？」

「一個小×××死了，有什麼了不得，並且是病死的，誰又沒槍斃他。」

「槍斃個小鬼算什麼，大×××都是說斃就斃，哼！哭，你這個臭女人，也是遲早要斃掉的。」

「不要瞎說，人家到底是不是×××，還不知道，也怪可憐的，她暈死了許久纔醒過來。」

「唷！善人，好一個善人說出這麼酸溜溜的慈悲話，不，我看你準是愛上她了。」嘻！嘻！一陣訕笑。

「誰在擾亂次序！」那個長官的聲音。看守兵又像老鼠見了貓兒一樣駭得骨軟筋酥地不敢聲嚮。

楨依然哭着要孩子，兵士們說的什麼全沒聽見。B氣得眼睛冒火，她看見楨的瘦弱無力的可憐樣子，她的憤怒隨那陣輕侮的笑聲勃發，她要發洩一日來的忿怒，所以特別提高嗓子說：「楨，你安靜點，聽我說幾句話。拿出你的理智來，像鬪爭時那麼沉着，鎮靜，」她換了一口氣接着：「幹兒是死了，現在已經埋了，你不應該再想他，假如你愛幹兒，愛偉華的話，你就要愛惜自己，因為有了健康的身體，纔能繼續奮鬥，纔能替死了的人復仇。你知道嗎？他們兩個人未完的工作，也要你完成呢。楨！為創造大時代而死，纔是光榮的死，並且未來社會的建立，決不那麼容易，流血是必然的，只要看看各國的歷史，每一個轉變，不管成功與否？總要犧牲無數戰士。就是現在，我們過活的這個社會，也是許多先烈的頭顱堆砌成的，沒有他們的血的灌溉，怎麼會有今日的田園呢？但是田園又近荒蕪了，差不多成爲野人的不毛之地了。這重新開拓的任務，自然是我們應負的職責，在和野獸爭奪世界的時候，怎能期待平安無事呢！無疑的，沒有征服獸類

以前，是免不了犧牲的呀！懂得嗎？拿出勇氣來好好活着，因為你還有未完的偉大任務。」

B還在繼續說的時候，楨已經漸漸安靜了，等到說完，楨也完全改變了一個樣子。擦去眼淚，咬緊嘴唇，堅決有力的說：「不錯，我今後要好好活着，要有意義的活着，B！你說得對！」她聲音更高，更有勁：「那被帝國主義吮吸得枯乾的僅僅只能蠕動之群，正企待我們抗爭和解救呢。」那個長官看見她們越說聲音越大，而且說得有些不順耳，很不耐煩的瞪了她們一眼，便提高嗓子叫：「劉大年！」

「有」一個看守兵立正地答。

「你把這個犯人帶進號子去，四十八號住政治犯的那個號子。」

「是」劉大年敬禮以後回身向楨走。

B三脚兩步走去同那個長官說了很久，好像要求什麼，那個長官只是搖頭，他的答覆是：「不行，從來沒有這個例。」

幾個兵擁着楨朝牢門走，B也跟在後面。離門不遠，就聽見開鐵鎖的聲音，楨看了那座葬送她的自由和幸福的牢一眼，她又想到自己已夫死，子喪，未來的命運更是不可捉摸，不覺顫抖起來，受了許多刺激還沒復原的羸弱身子，便又昏昏沉沉地搖晃起來，她支持不住，猛然的朝後倒了下去，又暈死了。

B一面救治，一面對那個長官說：「請你允許我在這裏陪她一夜。你看！一會兒她就暈死了兩

次。如果沒有人在身旁救治，那是很危險的。」

長官彷彿沒有聽見她的話，他眼睛望着地，半晌纔接連搖了幾下頭；「不行，從來沒有這個例。」他堅決的把說過的這句話重說一次，但又繼續講：「我可以派一個人專門看守她。」

悽楚，哀戀，希求籠罩了B的全身心，她的面部也充分流露着，那麼恭恭敬敬，生怕說錯了一句話的哀求：「請你同情這個不幸的人，允許我在這裏一晚，因為她還不會脫離險境。她的脈微細得摸不着，並且很亂，實在時刻有死的可能。你派人專門看守，那是很感謝的，不過被派的人不會救治，也是枉然。倘若半夜裏再暈死了，那時候既無藥物，又不懂得如何處理，就誤久了，就不堪設想呵！請你允許這點要求，只今晚在這裏，明天清早就走。」長官沒有回答，她苦笑一聲，有些憤懣的對他說：「誰樂意作囚徒，誰樂意坐牢？」這句話剛出口，她便覺得不應該，所以趕快換了一種柔和的調子：「她受了過分刺激，這些刺激只要不再發生，有比較親近的人，在身旁安慰她，使她的感情平靜下來，這種心理的療治，比吃藥還要收效些。今晚若能吃點東西，好好安睡，精神恢復了，就好了。」

長官看了B一眼，還是搖頭，B馬上補一句：「我在號字裏絕對守紀律，守秩序。」B的誠摯懇切的態度，終於感動了這位鐵人的鐵心，他說：「好吧，你就留在這裏。不過我還要去商量，」他好像安慰她自言自語的說：「我想總不至成問題。」



## 晚霞

堵述初

我愛裝在白玻璃杯中的葡萄酒，也愛或早或晚鋪設在滿空中的彩霞。

但是，我的愛葡萄酒，不單在那淡淡然似有若無的酒味却在那熱血一般的顏色；對於霞的愛，也着重牠的顏色，而且霞的顏色，更嬌豔，更複雜，還有瞬息萬變，極富於動的美。我覺得像這樣的顏色，固不似被培養在富麗府第中的含苞待放的海棠，也不似塗在朱唇上的胭脂，更不似在一塊潔白的畫布上被藝術家的畫筆所抹的類似的紅色，因為那些充其量不過求得外形的比擬，不能象徵牠的動態。如果勉強比方的話，那末，也許像一個風神絕世的美女，在她飲酒剛剛逾量，自己正要勉力矜持，却不料同座者識破了她這種內心的秘密，竟公然加以謔笑的時候，她那兩頰上所泛起的揉合着酒暈與羞澀的嬌憨之態。

因為我最愛這樣充滿了生命的飛騰的顏色，所以我特別的像發狂似的愛上了霞。

我的愛霞的意思，不僅讓自個兒單獨地欣賞，玩味；而且常喜歡和朋友談談，希望引起他們的共鳴，而成爲我的同志。

「霞有朝霞和晚霞的不同，那末，你又最愛那一樣呢？」一個聽完我的愛霞的論調的朋友故作精明地問。

我立刻明快地答道：

「最愛晚霞。」

「爲什麼呢？」他却現出十分懷疑的神色。

「因爲有我的故事在着，」我的心在開始走向一個深沉的回憶裏去。

大概他聽我說到故事的字樣，爲一種好奇心所驅使，便很急切地要求我把那故事公開：

「倘若沒有甚麼秘密，你願意現在告訴我那故事的大概？」

「好的！秘密倒沒有，不過從來沒有向第三者說過。」我一面回憶一面從容地說，「一九二四年的秋天，我離開那『沅芷澗蘭』的故鄉，到當時的北京來升學，不久，我和一般在大學裏面的同鄉混得很熟了，其中也有在大學裏面的同鄉的姊妹們，於是青年男女在情感上不可避免的糾纏，便自然滋生着漸漸超乎友誼以上，我和在東城某大學的S，便是那樣的一對。S有一張圓圓的臉，在那覆額的短髮下面嵌着一雙流星似的眼珠，深黑如漆，在一羣男青年中間，那種天真的玩，健康的笑，都很難表現她的異性的特色，而在骨子裏，也絲毫不缺少一個『辣椒民族』的倔強和勇敢，並且她雖出身於相當豪富的大家庭，她家中同時在北京讀書的，就有姊姊弟兄四人之多，可是她的一片溫厚的同情，却完全給與了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有一年的暑假中，我倆和我中學時代

的同學K君同到她在清華的一個同鄉處去玩，我和K君，當晚就睡在工字廳。」  
這位朋友聽到K君的名字，就很驚訝地問：

「是否曾在工業學校念書的K？他現在到那裏呢？」

「是的。現在在南洋教書呢。」

「我們是十年不見了！」他起了一聲沉重的嘆喟，隨又抱歉地說，「對不起！打斷了你的話頭，請你繼續說吧。」

「第二天，我們相約逛香山，因為除了K君以外，我倆都沒到過香山的，於是K君便成了我們的嚮導。遊山的時候，我們是以驢代步的。騎驢的經驗，我和K君，都很豐富，S却完全是個門外漢；可是她又絕不肯在我們面前示弱，一定要和我們並轡而行。然而我們終不敢放心，便請她走在中間，我們兩人一先一後的照顧着他，彷彿兩位忠勇的宮庭勇士扶持着他們所敬愛的公主一般。然而她騎在驢上，仍是那麼小心，拘束，全副的精神都集中在怎麼才不致從驢上摔下這件事上，逛山的本意，似乎早已擱在腦後了。不過我當時可不曾體貼了她，偶然看見一塊生得奇特的石頭或一枝姿態很美的樹子，一面用手指點，便一面提起喉嚨，忘形似地叫她：

「S妹，你看那塊石頭，長得多好看！」因為她小我一歲。

她聽了我的高興地叫喊，自然趕快得抬起正在注視着驢的行動的眼，隨着我所指的方向去看，然而似乎故意搗亂的驢子，便往往在牠的女主人凝眸遠眺的當兒，故意把頭一擺或把前蹄滑溜一

下，於是牠的女主人立刻回復了原狀，同時走在她後面的K君，便又發出了特別關心的警告：

「啊！小心呀！S妹。」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我們的遊程，進行很慢，而且她也感到非常疲勞，鬢邊的散髮都給額上滲出的汗水膠似的粘住；她的兩頰，也好像飲過了逾量的酒，泛出了霞一般的嬌艷來了。後來，我們到香山慈幼院去參觀，又在那裏午餐並休息了好大一會時間，然後繼續去逛，最後是經過半山亭而走上我們的歸途。走到半山亭下的時候，已經日落西山，K君指着這亭子說：

「從前我住在山上的時候，我一人常到這兒來玩。現在時候不早了，我也懶得下驢，你倆上去看看吧。」

我倆於是捨了K君，經牆側的扶梯爬上亭去。上亭一望，上面雖無別人，可是好一片燦爛的晚霞，像磁石對鐵一般正吸住了我倆那雙瀏覽風景的眼。我沉醉似地注視着霞，微妙地感到了生命的顫動。我不覺靠緊她的身旁，用力握着她的手而且用了幾乎只有我自己才能聽清的聲音叫她：

「S妹……」

她也好像剛從一個甜蜜蜜的夢中醒來，掉轉頭，用十分柔和的眼光看着我，也拿同樣的聲音問：

「幹嗎？……」嘴角上還掛着一絲兒稍縱即逝的微笑。

回答她這微笑的質問的，是一個在她也許不完全意外的接吻，因為她當時曾把我的手緊緊捏了

一下。』

我的朋友聽到這裏，好像一個忽然得了糖果的饒孩子，怎樣也忍不住他的高興，便拍手笑道：

「我明白你愛晚霞的意思了，原來有這麼可愛的羅曼司啊！」

「但是這只是一方面。」我冷靜的答道。

朋友似乎迷惘了，但立刻又要求我叙說那故事的另一方面。我毫不遲疑地繼續說：

『在一九二七，八年之間，暴風雨似的革命狂潮，瀰漫了我們的故鄉。這種情勢，她怎忍袖手旁觀呢？所以她屢次向我表示決意南歸參加實際的工作。當時，我一面贊許她的壯志同時又慚愧我自己的不能和她同道而行，但是她深知我的家庭境遇的困難而原諒我，並且給我許多同情的安慰，說革命的成功，也得多方面的努力。她的起程南歸，是在一個陰雨濛濛的下午，登車之前，我和K君及另外幾位同鄉特給她在西車站食堂餞別。當時大家的情緒，異常激憤，好像燕太子丹送荊軻去刺秦王，也好像送戰士赴沙場殺敵，普通所見的惜別的情感，是一點也不存的，就是我和S，也沒一點兒女柔情的表現。我只在席間提議要喝葡萄酒，而且首先鄭重其事地用一個純白玻璃酒杯斟了一杯，送到S的面前，並且很感動地說：

「我願拿這杯熱情似的酒祝你的健康和勝利！」

她本是個酒量很小的，這時她即刻恭敬地接了過去，一飲而盡。於是同座者都依次起來敬酒，她也都分別接受了。』

我說到這裏，我的腦筋，簡直全都被那種熱烈的回憶所佔領，只覺得像酒後一般，臉皮都在發脹，兩隻手也常常幫助我的語氣的抑揚，而作種種有力的揮動，他也許不敢對我正視吧？竟直把頭埋在手掌裏面靜聽着。然而我這時的情感，好像瀑布的奔流，勢已不能中止，仍然奮激地往下說：

「在席終的時候，天空現出霽色，一會兒，明艷的晚霞，從食堂的玻璃窗透入，反射在粉白的牆壁上，閃耀地發出了光，同時，我們各個人的身上也似乎鍍上了一層微薄的金色。我突然憶起了半山亭的往事，不覺衝口叫道：

「晚霞啦，你們看，多美！」

大家的目光，立刻轉向着窗外的天空，我却以一種探詢的眼色，注視滿臉紅暈的S，S大概也記起那件事來，回答了我一個會心的微笑。

再過一會兒，她就決然地登車去了。

她去到她的一個僻遠小城的故鄉以後，每次給我的信札中，都充滿了勝利的愉快，其中最使她快意的，就是有一次因為她的堅決的主張，把一個作惡十餘年權威高於縣長的土豪處了極刑。然而過了不久，就來了「馬日事變」，她因為行動的激進被誣為×黨，遭了拘捕，但不幾天又被釋放了。她釋出後給我的信中，仍沒有一點消極的表示，只說萬一以後不能行其志，雖然不過二十來歲，便到洞庭湖落草去了。從此，我不但沒再接到她的來信，而且得到她失踪的消息。現在是十

年過去了。在這十年當中，我不知用了多少方法，去探聽她的消息，結果仍是杳如黃鶴！到底是不幸遭了反動者的暗算呢？還是真的到洞庭湖落草了？然而不管怎樣，我只要一看到了晚霞，我就能體認S的生命的活躍，同時覺得我自己的血液在沸騰，而且更深刻地感覺了自己的責任的重，因為我是在努力克服我對S的愧慚啊！』

這時，我那朋友抬起頭來，熱烈地握着我的手，並且很莊嚴地說。

「我了解你最愛晚霞的真意了，謹祝S女士的平安和勝利。不過你今天太興奮了，得休息休息才是。我們說點別的閒話好嗎？」

我點了點頭，表示同意。於是一分鐘後，我們的話頭便落到了另一個問題上去；然而S的活潑而又倔強的影子，總是像春天晴空中的游絲似的繞在我的身旁，我的內心的緊張，却沒有因此解消。

二五，七，十二，在定縣

中國學生

發行者

上海環龍路四十六號  
中國學生週刊社

預定

全年一元四角五分  
半年八角二分



# 振兒

敏敏

從他有知覺起，他便明白他是一個不幸的人。

父親雖每天每晚到母親家裏來。但自他斷乳以後，父親就因掌櫃的商業受了很重的打擊而成了失業的遊民，原來父親要和母親結婚的，這時也不可能了。——父親的原配早死了，遺下二個兒女，還有一個老母親在家呢。這些對於他們的結婚，並沒有甚麼阻碍，只有一樁：『失業』；失業這個東西，是最足以打破人類的美夢的。因此他與她只仍繼續着非法的關係，所謂『相愛』的成分，也因為油鹽柴米的爭吵而逐漸減少了。

他現在還不到四歲。他名振兒，也和一般富貴人家的娃娃差不多，有着一付可愛的容貌，只缺少陪襯這容貌的時髦衣服，於是他就顯得有點窮相了。他完全在母親懷抱中吃乳長大的，可是剛到三歲斷乳的時候，他便離開了母親溫暖的懷抱，跟着父親生活去了。原因是父親不能養活母親，他們無條件的結合又無條件的分了手。

振兒雖有兩兄一姊，事實上只有爸爸才疼愛他。這大概因為第一是他的來歷不同，第二他是他爸爸最小的兒子；而他的十分聰明，也是博得父親特別疼愛的一大原因。

他們住在一棟極其破陋的房子裏，光線十分黯淡，窗戶紙也沒有了，冬天時常有吼得怕人的風毫無阻攔地從那裏吹進來。這棟房子一共三間，左邊一間是老祖母和姐姐住着，右邊一間是父親帶着兩個哥哥和振兒住着，當中的一間算做廚房兼客廳，一張矮小的棹子配上三條破櫈子，角落裏鋪着一張案板，幾隻粗碗和油罐子擺在那上面，就算是這客廳的陳設了。順着牆邊，還有一口水缸和一個矮灶。

這一帶地方的住戶，都是一些黃包車夫，工人和小販，甚而至於乞丐也有，振兒的父親是從失業以後才搬家到這裏來的。

振兒對於這地方並不感到甚麼不慣，因為他早習於平民生活了。但離開了媽媽，他覺得有一種恐怖而空虛的情緒佔有了他，尤其是在晚上使他更意識到。他本來有一點皮膚病的，每次因發癢而從夢裏驚醒來時，他便下意識地哭鬧，這時有一隻柔暖的手伸到他的身邊，輕輕地搔他的癢處，還有一種甜甜蜜蜜的催眠歌送入他的耳中，他便完全沒沉在慈母的愛撫裏而重入夢鄉了。現在呢，他已領受不着那種柔暖的摸撫了，每當他從夢中驚啼的時候，搔他的皮膚的，却是像鐵錐一般粗糙的東西；甜蜜的催眠歌也聽不着了，代替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焦灼的歎息。這是多麼使他傷心的事啊！

因為這，他是無時不在思念他的媽媽，無時不想仍然投在媽媽的懷抱裏。有時候，是爸爸不在家的時候，媽媽也偷偷的來看他，他見了媽媽，真是說不出的高興，想笑，然而終於是伏在媽媽懷

裏哭了。他希望媽媽從此不離開他，也希望爸爸趕快回來同媽媽見面，但等到爸爸回來的時候，媽媽又不知是甚麼時候溜走了。這使得他常有一場很悲哀的痛哭。

振兒也喜歡他爸爸的，因為除了媽媽而外，一家人就只有爸爸最疼他了。老祖母，大哥二哥，以及姐姐，雖然對他有相當的照應，但振兒不能從他們那兒得到像父親那樣的疼愛，更找不出像母親那種溫暖的成分。因此他時常拖着鼻涕，流着眼淚，獨自個兒傷心着。有時姐姐實在看不過意了，便牽着他的手，走出那條窄狹而污濁的街道。世界是多麼的不調和呵！那污濁的盡頭，竟接展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一片碧綠的草堤過去，就有一灣澄清的池水；近池豎立了一排竹籬，許多許多猩紅的花朵在那裏開放着，婷婷的影子，倒映在池水中，顯得來更爲嬌艷出色。竹籬圍護着一大叢綠油油的樹林，樹後顯立一棟赭色的洋房，配了淡藍色的窗紗，有怪好聽的留聲機片聲音常是無遮攔地從紗窗中透露出來。

這臨池的青草公園，便成了貧民窟的孩子們唯一娛樂的場所，如今振兒就被他姐姐牽到這兒來了。

『搖搖寶貝好睡覺……』留聲機正奏着慈母搖籃曲。振兒不明白哼的是甚麼，他問姐姐。

『你聽，媽媽叫你好去睡覺，不要哭，懂麼？』姐姐不耐煩地告訴他。振兒一聽提到媽媽，反而立刻就向着紗窗哇的一聲哭了：

『媽媽，我要媽媽！』

竹籬門啟開了，一個門役牽了一個帶小領帶穿皮鞋的小少爺走了出來，後面還跟了一條栗色的小狗。狗見了振兒就汪汪地狂吠起來，還不等門役的叱責，振兒的姐姐就已駭得牽着他回頭跑了。賣糖果的阿六兒站在旁邊哈哈大笑，他指着振兒大聲揶揄道：

『好不識羞！你媽也配住在這樣的房子裏嗎？』

可是振兒一點也不明白，媽媽爲甚麼不能住在這樣的房子裏，而這房子裏不分明有媽媽叫他不要哭的聲音嗎。

『你竟不知道你是一個私生子嗎？媽的，莫寡婦不要臉，姘上你老子，生了你這麼個現世貨，你還有臉要媽媽，哼……』小屠戶張狗生也指着振兒半笑半教訓地說。

振兒仍然不明白甚麼叫私生子。他只覺得阿六兒和張狗生對他的樣子太難看，於是他的哭聲更放大了。

『你們爲甚麼要欺負他，一個才四歲的小孩子！』姐姐生氣的說。

『哈哈，好榮耀，私生子的姐姐！』阿六和張狗生拍手笑着叫着。

姐姐感到難堪，只得把振兒來作了發洩的對象，狠狠地拖着他回家去了。這時，爸爸正督促振兒的哥哥在生火煮飯，爸爸臉上又深深地罩上一層愁容，老祖母在一旁唉聲歎氣。姐姐給這次森森的空氣壓住了。她望了望鍋裏，半渾的水中只現着半碗來點紅黃色的米粒，她不覺感到了一股涼氣，剛才那一肚子氣無形中完全消失了。

「玉妹子，爸爸如今也摸不到甚麼了，你們以後得減少一頓飯，從前要吃三升白飯，現在只能吃兩升了，大家都省一點！沒有事的時候，接點衣服來洗洗也好，你今年是十二歲了，十二歲的孩子，在貧苦人家是要做許多事的呀！」爸爸愁苦的一面吸着旱煙一面說。

「你也不能怎麼怪玉妹子啊，振兒總是糾纏着她，她那裏還有功夫來接衣服洗！」老祖母指着振兒替姐姐辯護。

「振兒嗎，我覺得這孩子受餓實在可憐。昨天聽張炳老說，我們那個同宗的金堂老叔從外面回鎮來了，又發了跡，只是一樁：缺嗣。他有意抱一個孩子去養，但不願要外姓的。我想把振兒送給他做孩兒去，你看怎麼樣？」爸爸告訴老祖母。

「這有甚麼不好？有吃有穿，將來還有書讀，兒子還是你的兒子。趕快找張炳說去，別錯過機會！」老祖母催促着爸爸。

當曉色剛拂破大地，把許多苦樂不均的人們從夢境中喚醒的時候，河邊就有一些打票的，小販，乞丐之類的角色，亂轟轟地聚集在躉船上。振兒同他爸爸也來到這裏。一會，如鏡的河面起了大大的波動，一隻小火輪從老遠的地方開來了。它停在岸邊，伸頸長嘯，許多旅客便在這一嘯中紛紛向它投去。振兒也隨着爸爸走上了這隻船。在人叢中，他遇見了阿六兒，提着一隻糖籃子。阿六兒今天不像從前那樣頑皮了，他裝着笑臉喊爸爸：「大伯，上鎮上去嗎？」振兒爸爸點了點頭。上鎮上去？上鎮上去幹甚麼呀？振兒有點迷惘了。

船開動了，滔滔不斷的浪花，把他們打開了碼頭，岸邊滿堤楊柳人家，都向後退去。一路上，振兒不住的追問爸爸，上鎮去做甚麼。爸爸像担着甚麼心事似的，臉色怪不好看，口裏只對他說着『不要問，一會兒你就知道的。』真奇怪，爸爸有甚麼事呀，這樣煩悶，振兒獨自思量着。

一個鐘頭光景，船停在一處岸邊了，爸爸牽着振兒走上岸去，又曲曲折折的走了幾條街道，就來到一家黑漆銅環的大家門前了。門裏一個老頭兒，見了他們，就笑嘻嘻的領他們進去。吹，這是甚麼地方啊？房子那麼高大，那麼嶄新，裏邊又是大椅子大鏡子，還有許多許多振兒叫不出名字的東西，他感到有些怯生生的了。最令振兒難為情的，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太不住的向他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他怕，他扯着爸爸的衣服，嚷着要回去。但爸爸却儘自吸旱煙，半晌才柔聲向他說：『好兒子，這裏有一個很好的花園，你到花園裏去玩玩，我在這裏等着你。』

接着老太太就叫了一個媽子來，領他到花園去。花園真好看極了，有青草池塘竹籬下那樣紅的花朵，還有許多各色各樣的花和樹。這些都不足使振兒注意，只有那掛在一叢綠竹下面一個小鳥兒，紅紅的尖嘴，碧綠的羽毛，怪好看的模樣，只是沒有別的雀子那樣寫意，竟被鎖在籠子裏面，沒法飛展。爲甚麼他們把牠鎖在籠子裏邊呢？振兒懷疑着，但不敢問。

振兒看了看水中的魚，地上的花，以及籠中的鳥兒，忽然想起爸爸來了，便要媽子帶他回去找爸爸。媽子笑着對他說：『少爺，你爸爸早回去了，他不要你做兒子了。以後你就是我們的少爺了，你得叫我們的老爺叫公公，叫太太做祖母，是不是？』振兒張大了眼，聽她說着，像有人把

一盆涼水從他頭上撥下似的，他感到通身都冰冷了，他放聲大哭起來：

『我不是少爺呀！我要爸爸，爸爸在門口等我的，我要回去，我不在這裏！』

媽子誑了他好一會，誑不住，說他爸爸走了，他不信，媽子沒法，只得仍帶他回到剛才那間屋子裏去。一切都沒有改變，老頭子，老太太，鏡子，椅子，以及許多他不知名的東西都在，只是缺少了他所希冀的爸爸。於是振兒哭得更厲害了。

『好孩子，別哭！我明兒拏新衣服給你穿，拏好東西給你吃，好嗎？』老太太誑着他。

『這裏是不許小孩子哭的呀！你要哭，我就拏竹條打你的屁股。竹條，你知道嗎？打在屁股上，立刻要起這麼大一條的傷痕。』老頭子指着一條通紅的條几板櫬給振兒看。振兒真是傷心，他不料爸爸竟忍心把他拋棄在這連哭都不許可的地方。哭本是孩子們頂好的武器，振兒在家中，有點兒不如意，就要拏出這武器來的；只要他一哭，爸爸總是要給他安慰，滿足。但現在，他連哭都不可能了，怎能不傷心呢？

在無可奈何中，振兒穿起了他們給他的新衣，吃着 he 平素夢想不到的美食，然而振兒的心像是給甚麼東西鎖住似的，他精神上並沒有欣慰過；他仍然想穿他的舊衣裳，仍然想吃他家裏的粗飯。他臉上終日蒙着愁雲，想念爸爸，想念媽媽，也想姐姐和洋樓外面青草公園的美景。一個四歲大的小孩子，給悲哀蒙住了心，在沒有系統的幼稚的夢境中，往往發出微笑後的嗚咽，而且常是錯誤的把媽子叫做爸和媽。等到他明白了不是的時候，他的惶惑，他的悲哀於是又增加了一

層。

住了約莫三個月的光景，那位還沒有被振兒叫順口的公公，說要到南洋去，一家人都去，振兒也去。振兒不知道南洋在甚麼地方，但那決不是青草公園，振兒明白。振兒苦惱了。他越是想爸爸，想姐姐，尤其想許久不見了的媽媽，他希望立刻生出一對翅膀來，像鳥兒似的，飛上天空，飛到他的家，飛到他母親的懷抱裏去。但是沒有實現。

是走的這天了，振兒穿了一身嶄新的衣服，由一個用人抱着，出了大門，走到岸邊。忽然他在人叢中發見了一雙射着他的閃光的眼睛，振兒是認識那雙眼睛的，因為那雙眼中充滿了慈愛溫暖和悲哀惋惜的情緒。那是媽媽。振兒歡喜得發狂了，『媽媽！媽媽！』他用全力掙扎着想撲到媽媽身上去，然而不能，用人使勁地抱着他不放鬆，又飛快的走上了船。而媽媽呢，他只看見她死死地釘着他，兩眼淌着眼淚，兩手不停的向他招搖，隱約間還聽着一種顫抖而微弱的叫聲：『振兒？我的振兒呵！』於是振兒大哭起來，他拚死拚命的叫着：『我要媽媽呀！我要我的媽媽呀！』哭到最後，竟自暈厥過去。等到醒來的時候，他已是躺在一間很精緻的床上了。

介紹 鄉村建設刊物  
**民間**  
北平石駙馬  
大街廿一號

全年 \$ .80  
半年 \$ .40



## 正定娘子關之遊

席徵庸

久旱的炎夏，如果下雨，想像中一定是烏雲密布，大雨傾盆，氣勢總不會小的。然而這次却例外的是淡淡愁雲，絲絲微雨，彷彿是那倍增傷感的深秋天氣。就在這種天氣的一個清晨，我隨了幾位同志搭上了平漢的南下車，作一度短距離的遊歷。伏案與下鄉的工作暫時和我們離開，身心都感到異常的輕快，雖然車中是那麼擁擠，風雨是那麼淒涼。

說到遊歷，真是慚愧得很，像我們這般傻子，既非野鶴閒雲的山僧老道，又不是探幽訪勝的名士騷人，這次無非偷得兩天餘閒，借此換換空氣，舒舒精神，以期增加日後的工作效能，那裏真是爲遊歷而遊歷的呢？

這次我遊歷的地方是正定和娘子關兩處。這兩處地方，我們都沒有去過，湊巧有一舊友現任職石家莊中國銀行的張天放先生在定縣，因歸途之便，臨時加入我們的團體擔任嚮導。有了他，我們許多問題都

解決了，這真是再理想沒有的事。

我們先要去的地方是正定，目的在參觀大佛寺和天主教堂。由定縣到正定，只需一個多鐘頭的車程。正定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入城時所見的夾道楊柳，和青蔥滿塘的嫩葦。在微風細雨中，顯得很有江南情趣，我們不期然地都叫起采來。

可是等到參觀大佛寺和天主教堂的時候，那點情趣都化爲烏有了。這兩處地方都在東城，而且僅有一牆之隔。我們先去的是隔東的大佛寺。這寺以一尊銅質大佛像著名，本名——龍興寺——反因而埋沒了。寺的大門已塞，另有一道直通大佛殿，一進門，那尊屹立於斷瓦頽垣中的佛像便映入了眼簾，大概是累遭災難吧，佛像已經是遍體鱗傷，兩臂殘廢，那還有一點莊嚴靜穆的氣概！看他那黯然神傷的表情，似乎對於眼前那些頹倒的殿閣，雜亂的荒草，大有『不堪回首憶當年』的感慨。

據寺碑所記，這佛像是『唐至正禪師所造。五代契丹犯境，燬其半，鎮人以香泥補之。周顯德中，需鼓鑄，又以泥易其半。宋太祖下太原，駐蹕城下，得像之本末，經營相度……菩薩像成，高七十三尺，金容烜燿，覆以層樓，區中所未有也。……』從這段記載中，我們才知道這菩薩已一度遭異族的摧殘，再度受多財的禍累，好容易留得一付殘骸，挨到今日，何不幸而做了中國的菩薩呵！現在呢，金容已失去了光輝，層樓僅存着幾根枯木，在風雨飄搖的今日，這殘骸還能保存若干年月，真是大成問題了。怎樣自救呢？法力無邊的大悲菩薩！

我們走了好些地方，到處都是行將倒塌的殿宇，和斷頭折臂的神像，無一不增人淒涼之感。只有最前面牟尼殿還比較完整，裏邊有一觀音塑像，尤為精美，較之古希臘羅馬的雕刻，實無愧色。這樣高貴的藝術品，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想是被淹沒於大佛的盛名之下了吧。

我們在大佛寺流連了約莫兩個鐘頭，便到西側的天主堂去參觀。佛樓與教堂並排高聳，遠遠望去，一方面是殘缺傾圮，一方面是莊嚴整潔，充分的說明了耶佛兩大宗教在中國的興替。在這種對照之下，使我們感到深刻的刺激，這裏的門房那一口外國人說中國話的音，更增人以不快之感。丟掉了地道的中國話而去學外國人的中國話，這除了『奴化』『盲從』兩個理由以外，我再想不出別的理由了。然而門房畢竟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他之奴化盲從還情有可原，最令人難解的是有些所謂高等華人也者，也一味的奴化與盲從，這比之門房便不可原諒了。

這教堂的地址，據說是從前甚麼皇帝的行宮。現在宮庭的遺蹟已杳不可尋了，映入眼中的只是簇新的西式建築，和整齊美觀的園亭，這和隔牆的大佛寺相較，顯然有天堂地獄之別；難道和尙也專講精神文明的麼？

隨後又去參觀教堂西側的附設醫院。這地方，與其說是醫院，還不如說是孤老殘廢院更名符其實些。領導我們參觀的是一位所謂『姑奶奶』，先到一院，那裏有二百左右三歲到六歲的小孩，排列的坐在階沿上的長條矮凳上，由另一位『姑奶奶』照料着。這些小孩都呈一種慘白臉色，顯然是營養不足的表现，而且十之六七還害着痧眼。據說他們都是無父無母或見棄於父母的孤兒

女。我們爲這幾百張可憐的面孔悲哀，然而又爲這幾百條活着的生命慶幸！

由這裏轉另一間屋子，裏邊有幾十個瞎子啞吧之類的殘廢人，在一個『姑奶奶』的指導之下做着紡織和納鞋縫衣等工作。又有幾大間形似教室的屋子，其中共有幾百男女兒童和少數青年婦女，在織着各種花邊和窗簾，技術非常熟練，式樣非常精美，要不是親眼看見，決不相信那是十來歲小孩所能作的手工成品。據說這些東西織成後，先送往法國，經過一番漂染和修飾，即成爲很名貴的裝飾品，然後運銷各國，售價頗高。又據說教堂對於這些窮而無告的兒童，不但供給衣食住，還要給予相當的教育。我們還親見着幾十個兒童正在上課，每人面前擺着一冊連我們也不大看得懂的關於宗教的書，一個『姑奶奶』在教着，看情形，教者不一定要他們認識書上的字，和了解字的意義，大概但求其能高聲朗誦就成了。這就是他們的教育！這教我們從事於平教運動者實在難安緘默，然而有甚麼臉面去批評人家，有甚麼勇氣去指摘人家呢？

又轉到一重院子裏邊了，那裏正有着黑魘魘地跪了一屋的衰老人，靜靜地在爲生存而啃那上帝賜予的精神糧食。又有兩排屋子，堆擠了滿坑的老太婆，當我們走到門邊時，一個失明的老太太不住的在她周圍摸索，口中發出焦急而慘切的叫聲：『我的筷子呢！我的筷子呢！』好像那失去了的筷子就是她的一切。這是一種甚麼樣的景象啊！我看見我們一行的人，都黯然地相對無語，彷彿有無限的悲哀湧上心頭，彷彿有沉重的擔子壓在肩上。就在這種景象之下，我們狠狠地逃出了醫院的大門。

雨早已停止了，薄雲向天邊奔馳，大概也是同我們一樣在投向牠的歸宿處。夕陽嬌羞地泛出溫暖的赤霞；剛浴罷的道旁槐柳浸在這爐焰似的光輝裏，更顯得風流綽約，牠們娉娉婷婷地不住向我們點頭招手，彷彿在表示挽留的意思。然而我們終於却了牠們的盛情依依地登上火車了。

晚宿石家莊。這天是六月二十七日。

次日，我們往遊娘子關。由石家莊到娘子關，乘正太路車兩小時左右可達。這是一條較小的鐵路，火車就像一件小玩意兒似的，我們被這玩意兒拖着向西南奔馳，廣漠的平原漸漸拋在我們背後了，展開於面前的是岡巒起伏的太行山脉。我們這小玩意兒頑皮地向牠腳邊爬，向牠腰間爬，還不時發出尖銳的啼叫。在每一叫聲之後，遠遠地立即起了一種回響，好像是說：『乖乖，小心些，別要跌着！』

這裏沒有鈺鈺地的水車聲響了，代替牠的是淙淙地的溪流。溪水悠然地向我們面前流來，有時在淺灘上噴起晶瑩的白沫，招引得我們眼花撩亂。灘邊常有小堤小溝，把流水引入，據說這是農人利用水力來碾磨的，現在因為水勢還小，我們沒有看見水磨。

山勢是那麼險峻，遍山巖石嶙峋，少見草木，但在斜坡上却有許多梯形的耕地。這些地大的不過數畝，小的僅能收幾升糧食，地邊都用石塊砌成，有高到一丈以上的；這樣一層一層的砌壘而上，有多到數十級的，望去恍如登山的階梯。這種繁鉅的工程，不知花費了若干時間心血，可是開闢出來的土地，恐怕還不值人家在煞那間的香檳一碰呢！醒醒吧農人！你們不要光是埋着頭開

關土地，同時你們還得設法保守你們的土地，在這虎豹橫行的今日，在這山河破碎的國度中，你們要是沒有自衛自保的能力，你們這些由心血構成的田畝是難免不被強暴者所攘奪的呀！在那時，你們不但要犧牲你們的產業，也許連生命也保不住了！

終於娘子關顯現於我們眼前了，『看哪，那不是！』大家很興奮的從車窓探出頭去叫着。一座古老的關塞靜靜地立在對山的腰際，前臨深溪，後負絕壁，是那樣的莊嚴，是那樣的鎮定，彷彿一隻負隅的猛虎。

這娘子關是以唐時平陽公主曾駐兵於此而得名，可以說是女性眉揚吐氣的地方。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同伴中的女士們一到這裏，都有意無意的露出一種心雄萬夫的氣概來，上關時更爭先恐後的跑着，深怕我們男子捷足先登，減了她們的志氣。

由關上四望，但見重巖疊嶂，險不可攀，這樣天成的形勢真不愧為三晉門戶。只是關塞已就傾圮，山上的長城更毀損無餘；而正在關下操演的守關軍隊，在他們的長官發出嚴肅的看齊，立正的口令之後，他們還是排着蚯蚓式的行列而且自由的搔頭伸脚，觸目驚心，令人感到國防空虛的憂慮。像這樣一座重要的險關，要在別的國家，一定有極新式的堡壘，和極精銳的守軍；而我們呢，不但沒有新式堡壘的建築，連祖先遺留下來的舊業也保存不住，這真辜負了創業的祖先，更辜負這大好的山河！

在車站下面有一美妙的去處，那裏有隱蔽於濃陰中的西式房屋，有簡樸雅致的中式草亭，亭邊

還有一座很摩登的游泳池，池水是引溪流注入的，清冽異常，可以見底。我們倦遊之後，就到亭上去休息，俯視池水，都生出很濃厚的游泳興趣。能泅水的張廖二君，臨時在路局方面借了兩件游泳衣，下水去游泳了一陣。女士們『見獵心喜』，都跑到一處溪邊，脫去鞋襪，大濯其腳，最後竟繫束衣裳，走到溪中，頗有『砥柱中流』之狀，我們幾位不曾下水的人，這時也忍俊不禁了，都找了一個淺水溪邊去洗了一洗腳。挨延復挨延，好容易才像告別愛人似的別了那一溪流，上車以後，還感到有些悵然。

這晚仍宿石家莊。第二天我們就回到工作所在的定縣了。

廿五年七月八日

介紹 小學教育刊物

## 教育短波

北平西河沿甲二〇一  
號教育短波社

預定 全年 \$ .80  
半年 \$ .40

優待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讀者。

河北五折，山東河南六折。



# 樹

劉松濤

從縣政府大門前伸出來的青石街路，給人們往來，踐踏了一天，像個被蹂躪得疲乏了的人，懶懶的伸了身子仰臥着。十字街的路燈，放出慘黃的光芒，無力的照着電綫杆下踽踽躑躅的站街警察，板搭內結賬的算盤，已聽不見了，只有一兩個提了紙糊燈籠叫賣的小販，還拖了悠長的嗓子，刺破這長街深夜的寂靜。

突然一陣隆隆的載重大車聲，從老遠漆黑的南門洞裏透送過來，車輪的鐵殼，砸着堅硬的青石，在這安靜而狹窄的長街裏，更顯得宏大，一頓一頓的，連各家舖子玻璃門面，也震得噹噹發響。幾下清脆的鞭聲，驚醒了牆角下矮凳上打盹的賣豆腐漿的老李，他很長的打了兩個呵欠，揉了揉惺忪的睡眠，以為又是惠豐鹽店的鹽車過來了，有一搭無一搭的抬起頭來，視線剛剛落在車上的當兒，身上頓時起了一陣痙攣，原來兩輛騾車，後面跟着許多揹着明亮槍刺的保衛團，車上并不是鹽包，却是十幾個穿紫花布衣裳的老年囚犯，車身左右顛簸，搖曳着他們頸下的鐵鏈，灰黃的面孔，雪白的鬍子，沾着不少的血跡，襤褸的短衣，也透着斑斑點點的碧血，在暗黃的燈光下，更顯得怕人。他看過之後，禁不住忘命的「啊！啊！」的叫了兩聲。

轆轤車響，雜着清脆的鞭聲，漸漸地漸漸地模糊在縣政府的黑洞洞的大門裏，昏暗的長街，依

然恢復了原有的沈寂。

「王振國：那是幹麼的你知道？」老李站起身來，兩手向上伸，又打個大呵欠。

「何舉人被截，不曉得嗎？」警察王振國立住了，把肩上「三八式」放下來。

「什麼?!——這是土匪?!」

「哼！可不。」王振國拄着槍眼望着別處毫不在意的答。

沈默。

「不早了，睡去呀！」老李把那盞貼着「高燈下亮」四個紅紙字的紙燈籠掛在擔子上，担了起來，提着笨重的步伐，順着黑洞洞的街緩緩南來。紫黑的碧血，雪白的鬍子，搖曳的鐵鏈，明亮的槍刺，來回在眼前浮動，同時腦海裏畫上個疑問符號。

舊曆閏三月末旬，晚來悶熱得已有點盛夏意味了，小風兒像小鬼般偷偷的順着街爬過來，吹得四海春高掛在小樓欄杆上那塊白底紅字「包辦酒席」的招牌，啞浪浪的微響，老李被風一吹，清醒多了，抬頭一看，小樓上那盞全城唯一的煤氣燈，已經熄滅，「兩相好，一高陞，八匹馬」的拳戰，也聽不見了，他又看看斜下去的那顆大明星，知道今夜回來得太晚了。

「就就燈！那是老李不是？」老李背後一個老年人的噪聲，隨着一陣沈重的咳嗽，大口濃痰打在青石街路上。

「唔！尹二叔！沒拿燈籠，大黑的天！」老李聽出是西隔壁好喝醉酒的賣花生的尹老頭子，站

住脚步。

「風吹滅了！」尹老頭子趕上來。

街是這麼沉寂，連他倆担子「咯吱咯吱」的響聲，都聽得清楚。

「哼！什麼世界！」

「又喝多了吧！跟誰吵嘴？」

「跟誰？——我沒喝酒！」尹老頭子把担子一轉，蕩起兩個滿放着烟捲花生的木條盤，換了換肩，你沒看見？橋南寨俺妹夫被……」

「什麼？橋南……」

「橋南寨，俺外甥小福他爸；知道吧！——剛才兩輛車。」

「啊！——那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事！」尹老頭子忽然興奮起來，聲音也大了；把末句話重說了一遍。「城南橋南寨，你許去過，村西臨騰脂河不是有一條護村堤嗎；堤上的楊樹，長得筆管直，有兩摞多粗，老遠看着，跟「西洋景」裏畫的一樣，真好看。何舉人今年不是在文廟西邊蓋樓嗎，（小聲的回頭向城裏一指）知道那兒楊樹好，叫人去買，橋南寨有兩句俗語：『堤上沒了楊，村裏就坍房。』堤一壞，村子就保不住了，你想想那肯賣，這一來何舉人火啦……」尹老頭子又咳嗽起來。

「後來怎麼樣？」

「後來，——就是今天吧！」尹老頭子止了咳嗽，又接着說：「在衙門找了清理什麼局，捎信到村上去，說那樹是官家的，得充公。——小福他爸，今年當着村長，知道這事了不得，趕緊找得村人到龍王廟去商量，上年紀的，知道何舉人兒子在外面做知縣。××城裏，睬一脚，顛巍巍的，誰敢惹，打算哀求着少奉送他幾棵，年幼的他們出山牛兒不怕虎，一味不幹，可巧這工夫，何舉人坐着新園子轎車，號樹去啦，小伙子們覺得理直氣壯，一見紅眼啦，非去講理不可，老年人破死破活的都攔不住，他們竟追出去了，何舉人見人趕上來，好漢不吃眼前虧，下車就溜了，老……」

猛然眼前射來一道青光，把尹老頭子吓了一跳；後來那人格格的笑，他們才聽出是衛生理髮館的學徒小秋兒用電筒和他們逗着玩，兩顆像春米般卜突卜突直跳的心靈，才同時放下去。

「……老年人知道這事了不得，把年幼的罵了一頓，教他們滾開，正商量着進城給何舉人賠個不是，那知保衛團來啦，把龍王廟圍住了，一個一個的綁起來。——這是俺妹子剛才從村裏來說的；她叫我問問小福他爸要什麼不，我担着擔子跟了半天，也不得說一句……」老頭子又咳嗽起來。

「……？」

兩個佝僂人影，慢慢的消失在南關外黑漆的小巷裏，說話聲音也漸漸模糊了。

二十五，六，廿一於恆陽。

# 在俄羅斯誰纔是快樂和自由的？

俄國納克刺梭夫作  
廖 衡 勝 譯

譯者按：納克刺梭夫名尼哥拉斯，生于一八二一年，死于一八七七年。本文是他的晚年之作。

這年頭做什麼都不成，  
土地也不重要了。

但有一次七個善良的農夫們

相遇于一條大路之上。

他們由極其糜爛的省，

由最悲慘的縣，

由窮困的教區，

由鄰近的村莊跑來——

穿着七補八縫的衣服，赤着足，露出襤褸模樣，

淒涼，憔悴，而有飢餓之色，

和由災區來的一樣。

他們碰在一塊就爭辯：

誰，在俄羅斯，

纔是快樂和自由的？

魯卡說，「傳教士」；

羅曼說，「地主」；

典元說，「官吏」；

「鼓腹商人」，

戈本弟兄倆個，

密特洛多爾和伊凡說。

白克渾，他曾沉迷于

最深奧的思想裏，

眼睛向地下看着，忽然揚聲道，

「這是尊貴的他，

最偉大而崇高的他，

沙爾的顧問長」；

（註：沙爾就是俄皇。）

而布洛夫却說，「沙爾」。

這夥農夫們簡直像公牛似的：

愚見一經走進他們的心裏，

你便不能驅它出去，

那怕你鞭打他們

用粗大的木棒：

他們固執着他們的愚見，

什麼東西也不能轉移他們。

他們高聲嚷鬧着，

叫那些過路的人們

想道，「一定的，這夥人

發了一筆大財，

如今正分派呢！」

他們到外面來，

原各有特殊的事情：

這一位要到鐵匠鋪去，

那一位匆促地

是往迎布洛戈費神父

爲他的小孩施洗禮。

白克渾帶着一些蜂蜜

上市去發買；

戈本弟兄兩個

是在尋找一匹馬

那是從他們的馬隊裏走失了的。

他們早就應該回家去的了，

但是他們却依然在喧嚷中

急促地向前走

彷彿有灰色狼在他們的後面。

他們走得愈遠，跑得愈快，

一面奔跑，還一面爭辯。

每位都狂喊着，什麼也聽不見。

時間是永遠不等候人的。

在爭吵中，他們沒有留意

那火紅的落日

照耀着天空

當黃昏臨近的時候，

他們也許要漫遊着

過這一夜的，

要不是因為這個女人，

這麻臉的「瞎心眼」的傢伙，

她遇見他們就叫喊道：

「咳，上帝怕的農夫們，

請問，你們是幹嗎的？

你們出來尋什麼

在這黑黝黝的半夜裏？」

這醜婆迸出這麼尖銳的聲調，一壁挪揄，

一壁咕咕而笑，

她在馬背上啪的加上一鞭，

便奔馳而去了。

農夫們着了一驚，

狼狽地站住了，

因為漫漫長夜已經降臨，

那無數的星兒，

亮晶晶地密集在天上，

月兒却在無聲無息地滑動着。

黝黝的黑影散布在路上，

伸展于

這群暴躁的行人之前。

呵，黑影，黝黝的黑影，

你說，誰能夠趕得過你？

又誰能夠逃避開你？

實際上可又沒有人能夠捉住你

引誘，或者擁抱你！

白克渾，這老夥伴，

目光逡巡地注視着森林，

天空，和那行人的道路，

同時靜靜地在搜索他的腦海

想找出一些主意來，

隨後他這樣說：

「喂，喂，森林這魔鬼，

夠巧妙地把我們迷了！

我們至少恐怕走了

三十維爾斯泰了。

（註：一維爾斯泰約二里。）

大家都已夠疲倦

今晚想回家去是不成的了；

我們必須等待

直到明天的太陽出來。」

這樣譴責一番魔鬼，

這夥農夫們便準備

在路旁邊睡覺。

他們點着一大把火，

並湊了幾個銅板

交給他們中的二位

去買白蘭地，

留下的人便着手做酒杯

由樺樹上剝下皮來。

白蘭地備辦了，

另外還有黑麪包，

於是他們就開始宴飲：

每位吃了點麪包，

還飲了三杯白蘭地——

這纔又提起這個問題

關於誰，在俄羅斯，

是快樂和自由的？

魯卡說，「傳教士！」

羅曼說，「地主！」

布洛夫喊道，「沙爾！」

典元也喊道，「官吏！」

「鼓腹商人！」

戈本弟兄倆個

密特洛多爾和伊凡狂叫起來。

白克渾銳聲說，「尊貴的他，

最偉大而崇高的他，

沙爾的顧問長！」

這夥頑固的農夫們

愈來愈興奮，

聲音也愈叫愈響亮，

並且狠狠的彼此對着發誓。

我真相信

他們會對打起來！

看！現在他們果然在揪打了！

羅曼和白克渾扭做一團，  
典元揪着魯卡，

同時戈本弟兄倆個

把胖子布洛夫搗打起來，

他們一齊亂叫亂喊。

於是喚起了清楚的應聲，

忽而這裡響，忽而那里響，

忽而這裡叫，忽而那里笑，

彷彿要懲懣，

這夥農夫們的怒火。

林木向他們

擲回怒氣沖沖的話來：

「沙爾！」「地主！」

「傳教士！」「官吏！」

直到所有矮樹林

都在騷擾中驚醒了；

鳥和蟲，

善走的獸

和地上爬行的動物，

都啁啾着，嗡嗡着，

在四週騷動了。

胆小的灰色的野兔

從叢莽中跳出來

驚慌地疾馳而去；

沙聲的小穴鳥

飛上了

樹梢頭，

咕啞咕啞地亂叫，

叫得人毛骨悚然。

一個弱小的京燕

嚇得由它的巢裏

倒墜在地下，

母鳥便隨後飛來

尋找它的雛兒。

悲傷地呢喃着。

唉呀！她找不着它了。

執拗的老鴿鳩

醒來後想起

要叫喚鄰居一聲：

他開始叫了十次，

並且改變了調子，

但他終不會丟掉它的，……

叫吧，叫吧，小鴿鳩呵，

爲了所有嫩綠的五穀

行將長出穗子來，

那時候它將塞住你的喉嚨——

這成熟的黃金色的五穀，

而你的日子即將告終了！

由黑暗的森林之外

飛來了七個褐色的貓頭鷹，

它們棲息在

七棵高的松樹上

去欣賞這一場騷亂。

它們——夜之鳥——在笑，

它們的大的黃眼睛放着光

像十四枝蠟燭火。

烏鴉——這個聰明的鳥兒——

棲息在一棵樹上

挨近明亮的火光，

它苦苦的向魔鬼祈禱

至少要有一個吵嘴的人

在騷亂中

被打死的。

一頭帶鈴子的牛

它是在黃昏前

從牛群裏迷逸出來的，

當它聽到人聲時，

便由樹林裏

跑到有火光的地方來，

瞪着大而憂鬱的眼睛

瞧這夥農夫們，

同時站在那里靜聽一會

他們的狂言亂語，

然後開始哦哦地

由心底裏叫出聲音來。

這蠢牛哦哦地叫的時候，

那穴鳥也不住嚙嚙而鳴，

這夥紛亂的農夫們，

依舊叫喊不已，而這回聲

也依舊惡意的在嘲笑他們——

這莽撞的回聲

它是只知一味嘲笑

和煩擾善良的人們，

驚嚇老嫗

和無知的小孩的；

雖然沒有人曾見過它，

我們却都會聽過它；

它活着——沒有身體；

它說話——沒有舌頭。

一個美麗的白貓頭鷹

綽號叫作莫斯科公爵夫人的

飛近

這夥農夫們所在的地方來，

時而在他們的頭上繞圈子，

時而擦身飛過矮樹林

和地面。

甚至狐狸

這狡猾的老東西，

也以女人似的堅決

而又深沉的好奇心，

爬到火光下來偷聽；

最後，被弄得十分糊塗，

她便走了；她想，

「魔鬼自己

一定也很昏迷的，我知道！」

真的，這夥爭辯的人，

自己也忘了

相爭的原因了。

但是一會之後

他們拳足交加了一頓

着實夠他們受的了，

這纔清醒過來；

他們吸飲泥潭裏的水

並洗一洗身體，

然後才覺得渴睡。

這時候，京燕，

這可憐的小雛兒，

帶跳帶飛的

撲着翅膀向他們跑來。

白克渾把它拿在手掌中，

輕輕地握着它，

伸在火光下，

瞧着它，說，

「你不過是個小東西，

然而你的腳爪却多麼尖銳呵；

如果我向你呼一口氣

你一定要被吹到很遠的地方去，

如果我打一個噴嚏

你將一直被飄浮到

熊熊的火焰中去，

我的手指頭輕輕的一彈

就會把你的生命整個的斷送了。

可是，你比起農夫來

却更有能力，更加自由；

你的翅膀會長得更強有力，

然後，小鳥呵，

你便可以隨意飛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去。

來，你的翅膀給我們罷，

你弱小的東西喲，

我們將飛遍全帝國，

去尋找和探訪，

去搜索和發見

這麼一個人，他在俄羅斯——

是又快樂又自由的。」

「翅膀不一定需要，

假如我們有把握

天天不缺麵包；

因為這樣我們在閒暇的時候

能够徒步旅行呵，」

布洛夫說，他突然覺得

又疲倦又悲傷。

「但不要缺了白蘭地，

每天早晨要一桶，」

戈本弟兄倆個，

密特洛多爾和伊凡齊聲叫道，  
他們是酷愛白蘭地的。

「鹽醃的黃瓜，

每晨也要一打！」

農夫們喊着，咕咕地一笑。

「酸蘋果酒也要一瓶，

在中午時提一提我們的精神！」

「一罐熱茶

每晚要！」他們說着，大笑起來。

但當他們談論着的時候，

這小鳥的母親

正在他們的上面

繞着圈子飛來飛去；

一切話她都聽見了，

于是她降落在他們的近旁，

吱吱唧唧地亂叫，並做出

一種乖巧的動作。

她以一種清楚而像人的聲調

對白克渾說：

「請釋放我的可憐的孩子罷，

我一定重重的酬報你們。」

「那末，你的報酬是什麼？」

「每天一個麪包

和一桶白蘭地，

鹽醃黃瓜

每晨一打，

中午有酸蘋果酒，

晚上有熱茶。」

「在什麼地方，小鳥兒，」

戈本弟兄倆個問道，

「在什麼地方你可以給我們七個

找到吃的和喝的？」

「你們自己可以找到的，

我只消指引一下

你們就可以到那里去找的。」

「好，說罷。我們準聽。」

「由這條路一直往下走，

數着木桿到第三十條：

然後轉入森林，

再走一維爾斯泰。

那時你們會走到

一個平坦的小草坪上，

那里長着兩棵松樹。

在這兩棵松樹底下，

埋着一口棺材

那是你們一定可以發見的。

這棺材是有魔術的，

裏面藏着一個施過魔術的白手巾。

無論什麼時候你們要求它，

這個手巾都會爲你們預備

食物和白蘭地：

你們只需輕輕地說，

「呵，有魔術的手巾，

給食物與農夫們罷！」

你們一叮囑，

再由我居中代求，

這手巾馬上會供給你們的。

現在，請恢復我的孩子的自由罷。」

「且慢。我們都很窮，

我們現正計劃

作長途旅行，」

白克渾說。「我察出

你是一個

有超凡能力的鳥兒。

同樣施點魔術給我們的舊衣服

使它存留在我們的身上罷。」

「我們的衣服，不要一塊一塊

掉了就好，」羅曼說。

「我們的草鞋，

要能支持整個的行程，」

典元接着要求。

「我們的襯衣，要不再長跳蚤

來騷擾我們，」

魯卡最後加上一句。

這小鳥答應道，

「這魔術的白手巾

會爲你們縫補，洗濯，和晾曬的。

請釋放我的孩子呀。」

白克渾然後打開他的

又大又寬的手掌，

釋放了這雛兒，

它撥着翅膀

到松樹的洞裏去了。

母鳥跟着它，

臨別時，還說了幾句叮嚀的話：

「有一件事要記着：

食物可以隨高興要，

想多少就要多少，

但白蘭地，

一天不能過一桶。

如果一次，甚至兩次，

你們忽略了我的囑咐，

你們的要求或許還被容許；

第三次，記着預告：

不幸就會跟來的。」

這夥農夫們排成一個縱隊出發，

沿路而下，

數着木桿至第三十條

即轉入森林，

他們靜靜地數着每一個脚步，

照着囑咐的話，

足足走了一維爾斯泰。

他們看見平坦的草坪

有兩棵松樹在上面，

他們遂一齊動手挖掘，

很快就挖出那口棺材來了；

他們把它打開——裏面藏着

那魔術的白手巾！

他們同聲叫喊道，

「呵，有魔術的手巾，

給食物與農夫們罷！」

看，看！它在展開了！

兩個手飄飄地而來

從沒人看得見的地方；

在魔術的白手巾上，

放下一桶白蘭地，

一大堆麵包，

隨後手便不見了。

「黃瓜，茶，

和酸蘋果酒——它們在那里？」

它們即刻出現了！

這夥農夫們來不及鬆解他們的腰帶，

立即圍攏

這白手巾

舉行大宴會。

在快樂中，他們互相擁抱起來！

並相約

他們此後永遠不再

毫無理智地

互相毆擊了，

解決他們的爭端，

必須合道理和顧全體面，

像上帝所命令的一樣；

又相約不讓任何東西勸他們

回家去

親吻老婆和孩子，

探視老年人，

直到他們解決了

一時的，也是永久的

衝突的題目：

即直到他們發見了

這個人，他在俄羅斯，  
是又快樂又自由的。

他們互相發誓

要遵守這，他們的約言。

# 大鼓詞選

二集

席徵庸編

定縣平教會出版

價洋一元

次早黎明

他們還在酣睡着，

睡得這樣熟，這樣無夢，

彷彿死人一般。

### 瀟湘漣漪第一期目錄

女囚	芳蘭
失業日記	敏敏
無辜	張聲
離婚	趙水澄
習哭	老向
太平湖的海棠	堵述初
大牯牛	席徵庸
給父親	晶晶
先像後不像	孫伏園
狂吼	廉柏

### 瀟湘漣漪第二期目錄

深夜	席徵庸
女囚(二)	李芳蘭
白雲	張靜華
記黃季剛先生	堵述初
掃帚	羅靖華
新生	玫君
惠俠	凌靜
平底鞋	直平
蹂躪	王丙辰

### 瀟湘漣漪第二期目錄

憶	玫君
她的淚和笑	南燕
失業日記	敏敏
黑淵裏	張靜華
二十年前	聞鵬
晚餐	衡勝
更夫	曹日昌
四喜	席徵庸
柳葉湖	堵述初
人間味	羅靖華
黃河橋上	李友琴

### 瀟湘漣漪第四期目錄

說山辭	老向
在定縣	廖衡勝
浪漫詩人對於「自然」的情感	曹日昌
放賑	席徵庸
葉長生	玫君
洞庭湖	陶雲生
救國捐	何也
信	王瑩
憶蘭畦	廉柏

# 瀟湘漣漪月刊 第二卷第五期

民國廿五年八月一日出版

主編人 瀟湘漣漪社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攝華永記印書局  
北平前門外西河沿路南

發行所 瀟湘漣漪社  
社址長沙左文襄祠七號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
	預定半年	六冊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冊	一角

每月一冊 一日出版

郵票代洋 九五折 收用 但一角以內 爲限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文藝論文，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小品，介紹與批評各項外來稿件，但暫不收譯稿。
- 二、來稿請用格紙繕寫清楚，祇寫一面，並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本社有修改來稿之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四、來稿一經登載，酌酬現金及本刊。
- 五、未經登載之稿，除預先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 六、來稿請直寄湖南長沙左文襄祠七號瀟湘漣漪社，或河北定縣城內保健院李芳蘭女士。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大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 全年十二冊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 全年五十冊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年 全年二十四冊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 本刊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	人文書店	佩文齋
	九爺府	女子文理學院	
漢口	西河沿	教育短波社	
	現代書局		
鎮江	良友公司		
	河濱公園	現代雜誌供應社	
廣州	中山路	正中書局	
	西山	協和中學	
漢陽	白鶴洞	真光中學	
	訓女中學		
上海	四馬路	羣衆雜誌公司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定縣	平教會售書處		

本刊業經湖南省黨部省政府核准立案